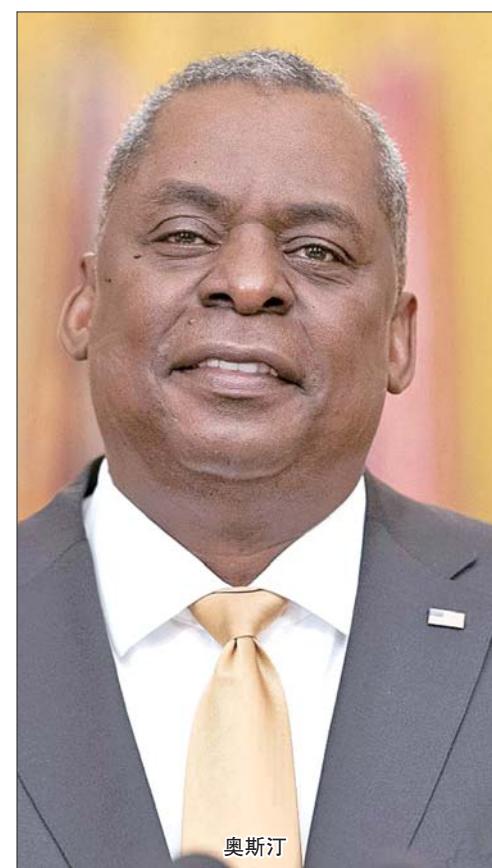




舍曼



布林肯



奥斯汀



找记者 上壹点

A06-08

齐鲁晚报

2021年7月24日 星期六

读 / 世 / 界 / 懂 / 中 / 国

□ 编辑：赵恩霆
陈华

□ 组版：侯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舍曼其人

上周，美国国务院发布消息，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在7月18日至25日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国等东亚三国。随即，关于这位美国国务院“二把手”到底会不会访华的猜测不绝于耳。

在7月16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关于“舍曼提出访华要求，但被中方拒绝”的提问，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中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在7月2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美国彭博社记者再度问及舍曼访华问题，发言人赵立坚再度回应称，“关于你提到的舍曼访华的有关事宜，我没有要发布的信息。”

7月21日深夜，微信公众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消息，美方提出希望安排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近期访华，同中方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经双方商定，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将与舍曼会谈。之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会见舍曼。中方将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至此，水落石出。此次访问东亚，是舍曼今年4月14日就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以来的第二次亚洲之行。5月25日至6月4日，舍曼进行了一次历时11天的东南亚之行，到访印尼、柬埔寨和泰国。

现年71岁的舍曼，是美国国务院首位女性常务副国务卿。拜登今年1月中旬提名舍曼出任常务副国务卿，这一提名在4月13日以56票赞成、42票反对的结果在参议院通过。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公开信息，舍曼担任这一职务之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实践教授和公共领导中心主任，还是该校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以及美国知名商业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顾问。

舍曼熟悉朝核和伊核问题事务，奥巴马政府时期，她曾在2011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访问了54个国家，同时是伊核协议美方谈判代表。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时，舍曼曾批评这一做法毫无根据。

在那之前，她还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后来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特别顾问和朝鲜问题政策协调员。2000年10月11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见到访的时任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舍曼在座。同年10月23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平壤，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面，舍曼同样在座。

瞄准日韩

舍曼7月18日抵达东京开始第二次亚洲行之前，美国国务院7月15日宣称，舍曼此行将与日本

布局印太

7月21日晚，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经中美双方磋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华。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峰将与舍曼会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会见舍曼。这是继4月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华之后，再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访华。

到访中国之前，舍曼先后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蒙古国，这是她今年以来第二次亚洲之行。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7月23日二度来到亚洲，访问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加之前不久刚结束的美国-东盟国家外长视频会，拜登政府上台半年，正紧锣密鼓地在印太地区布局。

外务事务次官森健良等官员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舍曼日韩行程中的重头戏，是7月21日在东京举行的第8次美日韩副外长会谈，这是2017年10月以来三方首次举行副外长会谈。三方就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商讨合作。

当天，舍曼一行抵达韩国开始访问，她于7月23日与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崔钟建举行第9次韩美副外长战略对话，讨论加强韩美同盟、协调对朝政策、抗击疫情、经济复苏和芯片供应链等问题。这是双方时隔一年再次举行该级别会谈。

不过，美日韩三国副外长在东京期间，有一幕是美国不愿看到的：日韩副外长在双边会谈时并没有按惯例碰肘致意。舍曼到访日韩之际，正值韩日关系跌至两国1965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双方刚刚就韩国总统文在寅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并举行韩日首脑会谈一事谈崩。

韩日副外长会谈的这个小细节，再次暴露出了美国在亚太特别倚重的美日韩三角关系，仍然存在明显且难以补齐的短板。韩日在“慰安妇”、二战时期日企强征劳工赔偿案等历史问题，以及领土争端和贸易摩擦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矛盾和分歧，而且日韩将分别于今年秋天和明年3月经历大选，美国或许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介入劝和。

虽然韩日不和，但这并不影响拜登政府以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为基础，推进地区战略。今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联袂首次出访的目的地就是日本和韩国。

今年3月16日，布林肯和奥斯汀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那是自2013年以来时隔7年半再度在日本举行美日“2+2”会谈。3月18日，布林肯和奥斯汀又在首尔与韩国外长郑义溶和防长徐旭举行“2+2”会谈。

布林肯和奥斯汀那次出访，“印太”是绕不开的词。两人在启程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首次外访“将致力于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和繁荣”。对此，日本首相菅义伟则在会见二人时表示，美日同盟是基础；奥斯汀在韩国表示，美韩同盟是核心轴。

结束日韩之行后，奥斯汀还单独到访印度，会晤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印军与美军印太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之间的合作。奥斯汀表示，美国承诺与印度建立“全面和前瞻性的国防伙伴关系”。

拉拢东盟

美日、美韩同盟关系，是美国推进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基石，但在拜登政府继续推进特朗普时期抛出的“印太战略”之际，光靠关系不和的日韩显然不够。在美国勾勒的“印太战略”框架中，美国、日本只是这个菱形关系的两个点，另外两个点是澳大利亚和印度。

当年“印太战略”问世后，印度看到了搭便车提升自身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机会，利用这一战略向美国靠拢的姿态日益明显，而且愈发主动地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相关方进行政治和军事互动。

日印之间早在两年前就建立了“2+2”会谈机制，印度是日本与之建立这一机制的第7个国家。去年11月，美日印澳时隔13年再次一起参加印度主办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进一步坐实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始于2007年5月，沉寂10年后，特朗普政府抛出的“印太战略”重新激活了这一机制。拜登上台后继续利用这一机制做文章，在他的张罗下，今年3月四国首次举行视频峰会。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近期多次放风称，美方计划今年秋天举行美日印澳四国首次面对面首脑会晤。据共同社18日报道，拜登政府已向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提议，拟9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四国峰会。

美国希望以此进一步巩固美日印澳作为其“印太战略”四个支点的作用，但似乎也意识到这个框架存在着明显的“外强中干”，导致“中空”的恰恰是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东南亚正处于美日印澳四边形的中心位置。

美国和东盟原定5月下旬举行外长视频会晤，但由于美方出现通信故障而被迫取消，为了弥补缺憾，美国派遣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5月下旬至6月初访问印尼、柬埔寨和泰国，成为拜登政府上台后首位访问东盟国家的最高级别官员。

由于原定6月初在新加坡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因疫情被取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首次东南亚之行也泡了汤。不过，他在6月中旬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与东盟国家国防部长举行了会谈。

直到7月13日，布林肯才与东盟国家外长举行视频会议，这是拜登上台后美国与东盟之间的首次高级别会议。布林肯强调，东盟在印太地区架构中的关键作用。如今，奥斯汀将访问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再次暴露出美国拉拢东盟、为“印太战略”服务的意图。

受特朗普单边主义外交影响，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受到负面影响。当前一些东盟国家新冠疫情形势严峻，经济社会遭受严重冲击。眼下，抗疫和复苏经济是当务之急，美国应该多向东南亚国家兑现一些实际承诺，少搞那些扰乱地区稳定的小动作。